

《秋海棠劇本》是誰編的？

劉以鬯

《南北極》月刊第一百期（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刊出司馬長風先生的《戲劇神童「吳祖光」》，文中
有這麼一句：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師陀編寫的「秋海棠」……

趙旺先生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版的《新晚報》上發表《讀後補遺》，說：

某月刊有談《神童劇作家吳祖光》的文章，說起李健吾曾改編張恨水的《啼笑因緣》為話劇；又說師

陀編劇《秋海棠》，皆誤。

關於李健吾改編張恨水小說的事，顧仲彝曾在《十年來的上海話劇運動》一文中提及，因為不屬本文範圍，不
談。趙旺先生指出師陀沒有編寫過《秋海棠》劇本，絕對正確。

《秋海棠》劇本既然不是師陀所編，它的編者究竟是誰？

根據《當代中國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提要》，《秋海棠》劇本的編者是秦瘦鷗。（頁三八七）
但，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的。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秦瘦鷗原著
費穆
顧仲彝導演
佐臨

《秋海棠劇本》的封面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這本書的封面却別開生面地印着這樣幾行字：

可是，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却與一般書籍不同。一般書籍的封面通常除了書名外，總會印上著者或編者的名字。

根據這一點，劇本為秦瘦鷗所編，應無疑問。

《秋海棠》小說雖為秦瘦鷗所寫，《秋海棠》劇本是否為秦瘦鷗一人所編，很難肯定。手頭有一本《秋海棠劇本》，上海百新書店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版，屬「勝利後第一版」。這本書的版權頁上印着「原作人秦瘦鷗」六個字。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所謂「原著」，當然是指《秋海棠》小說，因為《秋海棠劇本》是根據《秋海棠》小說改編的。如果《秋海棠劇本》是秦瘦鷗一個人改編的話，書的封面上應該印「秦瘦鷗著」或「秦瘦鷗改編」才對，印「原著」，必定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秦瘦鷗在《卷頭語》中對重寫《秋海棠劇本》的經過情形有相當清楚的敘述。他指出：「重在大後方問世的《秋海棠劇本》是由他執筆的。」

「執筆」並不等於是他一個人「編」的，因為在他重寫《秋海棠劇本》之前，這齣戲已在上海演出過。演出的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而秦瘦鷗在重慶李子壩寫這篇《卷頭語》時則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所以，劇本的「底稿」早在秦瘦鷗「重寫」之前已經有了。顧仲彝在《十年來的上海話劇運動》一文中說：

該劇原係秦瘦鷗所著小說，由費穆、佐臨、仲彝三人改編導演……（洪深：《抗戰十年來中國的戲劇運動與教育》頁一六九）

從這一點看來，《秋海棠》一劇在上海公演時，劇本由費穆、黃佐臨、顧仲彝三人改編。

正因為這樣，秦瘦鷗從上海到達大後方後重寫的《秋海棠劇本》，雖然由他執筆，也不能說是他一個人編的。這一點，他在《卷頭語》中說得很明白：

當初改編這劇本的經過，我必須坦白地承認確乎非常的不愉快，所以直到如今，連我本人在內，誰都不敢說「這劇本是我編的」。如果讀者要明瞭真相，那末憑我自己的良心說，這劇本的編者，應該是以下四人：（一）本人（二）顧仲彝（三）費穆（四）佐臨（以屬筆先後為序）。至於其中詳情，一時既寫不盡，而且我也不願意寫。

這一段話，說出了該書封面為什麼印上「費穆顧仲彝佐臨導演」幾個字的理由。

至於為什麼只印「導演」而不印「改編」或「合編」，秦瘦鷗在《卷頭語》末段也有解釋：

以卷見：

 用之則刊編未精乘之煙。

 意心似斯，字中言宜。

 茲（通）囑然上，御書釋。

 妙錄一冊為所。

 晒正。竟成之漢及排作。

 海幸，序出幸，厚幸荷。

 射身，直書從。命。

 容不保出氣，故。

 日有災禍，所。

 規。若之教法如何。

抗戰時期秦瘦鷗寫給作者的信

但現在這一個在後方印行和上演（假使上演的話）的劇本，則因係我一人所重寫——雖然大部份是憑記憶而默寫的——故其責任當由我一人負之。

換句話說，《秋海棠劇本》是集體合作的。合作時怎樣分工，知道的人不多。《秋海棠劇本》勝利後第一版第四頁，原是印着一個「附註」的，不知什麼緣故，被書店用白紙貼沒了。這種做法，引起我的好奇。我設法將那張白紙揭去，看到如下一段文字：

本劇係以本人所作長篇小說《秋海棠》為根據而改編，執筆者除本人外尚有顧君仲彝；後在上海卡爾登戲院經上海藝術劇團演出時，復由費君穆及黃君佑（應為「佐」字——也）臨參加意見，作部份之修正。惟因顧費黃三君至今猶在淪陷區，近況不明，且亦無從通訊，故書末只列姓名。

秦瘦鷗 日寇乞降之夜

這個被貼沒了的「附註」，不但使他們知道了「秋」劇分工的情形；同時使《秋海棠劇本》版權頁印「原作者秦瘦鷗」的問題，也有了一個明確的解釋。

秦瘦鷗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到重慶的。重寫《秋海棠劇本》也在重慶。我曾經向他索取《秋海棠》的序文，登在我編的副刊上。他給我的那篇序文是《秋海棠》小說的「秋海棠的移植」，抑或《秋海棠劇本》的「卷頭語」，我已記不清；不過，在我保存的信件中，有兩封是秦瘦鷗在抗戰後期寫的，其中之一提及這件事：

以愚兄：

國民副刊編來精采之極。衷心傾折，無由言宣。

茲遵囑獻上《御香縹緲錄》一冊敬祈指正。彥岐兄故及拙作《秋海棠》序文事，辱荷雅賞，自當從命。三四日後，容即錄出呈政。何日有興，渴盼一沙，藉觀老兄親法如何，一笑。

弟萬千頓首

信中之「沙」字，為滬語「沙蟹」之縮寫。抗戰後期，文人相聚，頗多以玩紙牌作為餘興節目的。

抗戰勝利後，秦瘦鷗將《秋海棠劇本》交與上海百新書店出版。我辦懷正文化社，他將他的中篇小說《危城記》交給懷正出版。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